



李文烈神父 (Fr. Peter Newbery)

1967 年 來港傳教
1991 年 創辦協青社
2006 年 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
2016 年 獲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
2018 年 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(BBS)



懲·教·愛

聽到李文烈神父在「2019 香港明愛 VMV (Vision - Mission - Value) 講座」的分享，給我很深的印象和領會。他透過三個年輕人的故事，把多年來服務青少年的領悟和感受娓娓道來。聽這一小時的心聲，讓我真切認識怎樣地愛，化作動力的泉源，為失落無助者重燃希望。

相信不少社福界的朋友都聽過「李文烈神父」這個名字。李神父來自英國曼徹斯特，1967 年隻身飄洋過海來到香港。曾經擔任老師、輔導主任，其後出任懲教署監獄司鐸超過十年。1991 年成立協青社，創立全港首支通宵外展隊幫助邊緣青年。50 多年的默默耕耘，令他不但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，更成為青少年服務界的佼佼者。

心中永遠的遺憾 — 阿昌

來港初期，李神父在一所中學執教英文，當時中一班有位名叫阿昌的學生。某一天，李神父發現阿昌在桌子上塗鴉，於是上前查問。阿昌起初表示只是「手痕」，李神父便罰他到操場跑圈。阿昌氣來氣喘回到課室後，不但沒有承認過錯，更堅持只是「手痕」，神父於是命令他繼續跑圈。如是者來回幾次後，阿昌筋疲力盡，終於吐出一句「我知錯了」！在往後的課堂，阿昌亦沒有再生事。

升中二後，阿昌退學了。李神父沒有想過，再遇阿昌竟是在喜靈洲懲教所。原來阿昌退學不到半年便誤入歧途，因持械行劫被判入獄。更令人惋惜的是，李神父每次到喜靈洲探望時，都收到阿昌被加刑的消息，始終無法引導他重回正軌。

李神父每當回憶起這件往事，都感慨這是他一生的遺憾。他萬分心痛地說：「如果當年我用心一點、耐性一點教導阿昌，我會否在喜靈洲重遇他？這個問題在我心中永遠都找不到答案了！」

渴望被愛的「三寸釘」

有一年，學校發生銀包失竊事件。偷銀包的是一個個子矮小的中二生，李神父稱他為「三寸釘」。這次，李神父並沒有立即作出處罰，而是拿出畫紙請這名學生畫上自己的家人，然後問他每個家人最愛錫的是誰。原來，最疼愛「三寸釘」的爺爺過身了，他覺得家人只愛姐姐和弟弟，不愛自己。李神父明白到「三寸釘」的反叛源於渴望被愛，便向他表示「以後需要錢便找我，不要再偷竊。」

數天後，「三寸釘」找李神父借了七元，神父當刻二話不說把錢給他。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一星期後他把錢原封不動地歸還，自此之後，「三寸釘」沒有再偷竊了！

「三寸釘」的故事讓李神父悟出「關愛」遠比「懲罰」有效的道理。以愛、信任和耐性了解當事人的內心世界才是服務青少年的要領，責備和懲罰只會令他們害怕，作出表面上的「屈服」，而非誠心改過。

用愛融化雄仔的冰山

成立協青社後，李神父遇到了雄仔。有一日，他接到社會福利署的電話，表示因為未能為雄仔找到合適宿位，希望安排到他到協青社的住宿中心暫住。李神父形容當時的雄仔非常頑皮，早上與他打招呼說早晨，他會以粗口「回敬」，怒火中燒時更會隨處小便。

一段日子過後，社署為雄仔找到了宿位。入住新院舍前需要做身體檢查，雄仔卻幾天都不願上洗手間「留大便」。雖然他沒有說出口，但大家都知道是因為他習慣了充滿愛的環境而不想離開。李神父和社工們對此十分感動，形容是「成功融化了雄仔心中冰山的一角」。

對李文烈神父來說，由阿昌到雄仔，這段路是漫長的。從起初只懂懲罰，到悟出關愛的重要，繼而將這份服務精神推展。一路走來，不是沒有遺憾，但正如李神父分享的英文歌《The Rose》中所表達的：不要計較付出和害怕挫折，只要心中存有信念和希望，雖是埋藏在冬天厚厚的積雪底下的種子，經過春天的陽光照耀後，都總有一天綻放成美麗的玫瑰花。